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S
JARDINS



花园词典

[法] 阿兰·巴哈东 Alain Baraton 著

曹帅译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S
JARDINS



花园词典

[法] 阿兰·巴拉东

ALAIN BARATON 著

曹帅 译

插图由阿兰·布尔杜伊尔

Alain Bouldouyre 绘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研音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园词典 / (法) 阿兰·巴哈东著; 曹帅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9
ISBN 978-7-5596-3160-2

I. ①花… II. ①阿…②曹… III. ①花园—词典
IV. ①TU98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0802 号

ALAIN BARATON,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s jardins
©Plon, 2012 -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字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北京市出版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9-2400

花园词典

作者: [法] 阿兰·巴哈东 (Alain Baraton)

译者: 曹帅

出版监制: 刘凯 马春华

选题策划: 联合低音

责任编辑: 黄昕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4 千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16.25 印张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60-2

定价: 8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58472-800

致我的精神花园里最美的那朵花

——科琳娜

出版说明

《花园词典》与《星空词典》分别由法国园艺和天文领域的专家写成。作者耗时数年，精心编写与花园和星空最密切相关的词条，用精彩的文字构建出关于这个主题的奇妙世界，带领我们走进一段或关于人文，或关于天文的旅程。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文和人文的关注与好奇，是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的。星空是自然，花园是文明。了解自然，人类可以收敛起狂傲与自大，连爱因斯坦都说，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的所知只是沧海一粟；而了解文明，人类可以释放出接近神性的潜能和光辉，那么多巧夺天工的奇迹被建造出来，它们或还伫立在那里，或仅存于文字中，却始终用“美”来振动这颗孤独地球上所有人的心弦。两部词典一收一放，我们便在此之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由于两部作品篇幅巨大、内容丰富，时空跨度如此之广，我们在选择译者时同样谨慎。曹帅先生与李涵女士都是非常杰出的法语译者，他们分别承担了两部词典的翻译工作，最大程度还原了原作的风采，并在一切细节处都力求完美。同时，为了能够打造成两本精致隽永、大小适宜的词典，我们针对原作简笔插画与内文的关系，在设计上重新做了对应调整；在切口增加词典特有的字母元素，你可以在相应位置找到字母，方便翻阅。

最后，希望读者不管是身处花园的世界，还是在仰望浩瀚的星空，都可以获得畅游其中的愉悦感。

花园爱好者素来性情温和。虽然有人讲究弱化人为参与、追求自然状态，有人乐于各种创造、以改变自然为傲，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不同立场而挥舞起修枝剪展开争斗。不过，这种意见的分歧可以上溯到古巴比伦君王统治时期——已经存在很久了，还要继续存在下去。这其实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哲学辩论：一方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他们是“人性”的忠诚信徒；另一方是怀疑论者，虔诚地相信人为改造自然的能力……

皮埃尔·韦耶泰

Pierre Veilletet

法国新闻界最高奖项

阿尔伯特·伦敦奖

(The Albert Londres Prize) 得主



序

花园史与人类史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园丁，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模仿他们——起初用花园养活自己，后来用花园供奉神明。古代君王很善于将花草为己所用，以彰显自己的权力。花园再也不是自然的复制品，而成了歪曲自然的产物。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风格的多样性能让我们了解不同的信仰和传统。探索一座花园，便是浸入到一种文化中，好像是缓缓展开了当地生活的长卷。

画家和作家都非常清楚这点，他们擅长使用自己的笔和想象力，与我们分享他们对花园的热忱与感情。没有花园，我们的城市只不过是宿舍式住宅而已。

最初接到撰写这本词典的任务时，我非常得意，但我的兴奋劲儿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这部作品远非一部指南，更不是一套索引，我需要选择要讲述的内容，这种选择颇为艰难。人在做选择时左右为难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仅法国就有超过20000座花园，况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或国家都有花园。撰写此书就像建造一座花坛，我需要细致地选择构成要素，而且始终遵循心之所向。

另外，我谨希望借此良机，将自己在这些年当中学到的知识传承下去。我从事园艺师这项神圣的职业已经 35 年了，我的前辈一直毫不吝啬地把从前人那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我。我极其看重知识的传递，这是一个有价值而且必要的事情。我时常会想到最伟大的园林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他享受王室恩赐，创造了一些史上最著名、游览人数最多的花园。但他未留下一部著作，也未培养一名学徒，因为学徒会借用和消耗他的名声！我一直对他的这一行为持批评态度。我不想步他的后尘，于是写下这些自认为有用的，或者起码是有趣的东西。学习需要时间和好奇心，而且我必须承认，我远远做不到无所不知。不管怎样，以现有的知识，我可以引导参观者不只是沿着花园里的路标游览，而是走进路旁的花丛、树丛里——那些人们在道路上不易看到的地方，才跳动着花园的心脏。

有人问我：“什么样的花园才称得上美丽？”我的答复是：“能够让我留恋不舍的。”对我而言，美丽的花园就是这样：树木繁茂，花草点缀，有雕塑，有喷泉，更要有令我浮想联翩的历史和点滴在心头的感动。

一座吸引我的花园，需要精心的照料、繁花似锦的景观、别出心裁的设计，更重要的，它必须拥有灵魂。

阿兰·巴哈东

Alain Baraton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蜜蜂



这部词典的开头要向蜜蜂致敬。我决定首先提一下这些可爱的小昆虫。没有它们，就没有花朵，没有果实，没有花园，自然也就不会有这部词典了。感谢小蜜蜂们。



Acclimatation (Le jardin d')

风土驯化动物园



1860年10月6日，巴黎建造了一座风土驯化动物园。这座模仿自然风景的花园位于巴黎城西布洛涅森林的中心地带，由拿破仑三世授意建造，旨在向巴黎市民展示从异国他乡捕获

的动物。动物园建成开张的那日，数以千计看热闹的人来到动物园，参观里面的熊、袋鼠、骆驼、长颈鹿，还有美洲印第安人和拉普人。动物园以人种学的名义，将印第安人和拉普人的几个完整家庭展示给参观者看。对当时大多数的参观者来说，把这些“野蛮人”放到笼子里观赏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十年之后，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这家动物园不得不关门大吉，里面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成为几家高档餐厅的限量珍馐。例如在年夜饭的大餐上，人们可以点一份大象排骨或骆驼里脊肉。至于那些可怜的、被羞辱展览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拉普人，我不清楚他们的下场究竟如何，不知是被遣返回了自己的国度还是被送上战场当了炮灰。

可恶的“野蛮人展览”并没有停止。战争结束后，这家动物园又重新“展出”从非洲殖民地运来的几个完整的当地人家庭。参观者往池塘里扔一枚硬币，嬉笑着看这些“黑鬼”跳进水里去捞，多么“有趣”啊！这个残忍而悲哀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的风土驯化动物园重归安宁。花园的管理者十分注意摒弃那些噪声过大的猛兽和驯兽场，而热爱异国风情和旅行的游客可以在香蕉树和竹子的掩映下观赏展览。种植香蕉树和竹子的建议是园林设计师让·皮埃尔·巴里耶·德尚提出的，他重新设计了这座花园。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座花园。但我一直非常关注花园的历史，我不能，也不愿忽视那些为了满足商人的腰包而被展览的孩子、女人和男人。这座花园可能不是那么美，但于我来说，

这是个值得铭记的地方。我把开头的这一条目献给受种族主义和愚蠢行为残害的人们。

Addison (Joseph)

约瑟夫·艾迪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高中老师传授给我的园艺知识深信不疑。每当听人讲起法式花园，或是了解到自然风景园或英式花园的灵感来自让·雅克·卢梭于1761年出版的著作《朱莉》（或叫《新爱洛伊丝》），我的心中总是充满骄傲。尽管英国人可能会不乐意，但我要说，法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大师。欢呼吧，法国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智慧渐长，对知识的追求成为首要目标。我首先了解到，尽管卢梭的母语是法语，但他也许是瑞士国籍。后来，我又发现了英国诗人约瑟夫·艾迪生的作品，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人的存在。

艾迪生生于1672年，他对政治和新闻业很感兴趣，于1711年创办了刊物《旁观者》。他随后在戏剧界做了些尝试，但很快放弃了。跟卢梭一样，约瑟夫·艾迪生也是一个喜欢沉思冥想的人。他在1712年6月25日的《旁观者》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了自己对自然的迷醉。巧的是，卢梭就在几天之后的28日出生。约瑟夫·艾迪生的这篇文章被米歇尔·

巴里东译成了法语。约瑟夫·艾迪生在文章中定义了景观：

田地为什么不能成为花园呢？对田地的主人来说，栽种花花草草，既增长收益，又增加情趣。洼地里种上柳树，山野里植上橡树，比起之前光秃秃的样貌，这样既美观又可盈利。麦田本身已经很美了，倘若再修葺好麦垄，从艺术角度对田里的花木稍加安排，用适合这里土壤的植物勾勒出线条，那么田地的主人就把单调的土地变成绝美的风景了。

这段简短的文字意思非常明确，证明早在卢梭之前，艾迪生就主张花园须讲究线条优雅和自然风貌。艾迪生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园林设计师约束和糟蹋自然的行为与暴君无异。他喜欢让植被“自然无序地生长，不要用花坛框住它们、限制住它们”；他自诩为法式“古典主义”之敌，明确宣称厌恶花园林木修剪术和当时法国花园里的所有设计。显然，安德烈·勒诺特尔完全不入艾迪生的法眼，凡尔赛宫花园在他看来是悲哀而无趣的。

艾迪生认为，园林艺术与诗歌一样丰富多样，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提到，“设计花园和花坛就像创作讽刺短诗和十四行诗一样”，他还写道，“微笑之于人就像阳光之于花朵”。

约瑟夫·艾迪生热爱生活，迷恋景观，崇尚自由和自然，对试图强加于自然的野蛮行为嗤之以鼻。

1719年，艾迪生与世长辞，年仅47岁。



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应当是一个极其俊美的年轻男子，因为他是爱神阿芙洛狄忒和冥后珀尔塞福涅的心上人。他在地狱的火焰中度过冬天，又在春天重生。我之所以仅用三言两语描述这个被两位美丽女神爱慕的美男子，是因为对我来说，详细了解奥林匹斯诸神的事迹稍显困难，讲述这些事迹也是一种煎熬。但在古希腊人眼中，阿多尼斯象征着四季交替和植物的死去与重生。为了纪念阿多尼斯，也祈求他的恩惠，富裕的地主们通常在他们的花园里竖立阿多尼斯的雕像来赞颂他。他们还在雕像的脚部放置几个精美的陶瓷器，里面装着一些花期较短的植物。之所以选择这类植物，是要提醒人类的肉体凡胎：生命是短暂的。信奉阿多尼斯神的纯粹主义者会放进一些不结果实的植株；他们还会把一些植物栽到房顶上，但从来不浇灌它们，这样它们仅能存活几天——植物周围的土壤全被阳光晒成灰尘，其枝叶也枯萎凋谢随风而去。这个传统在法国南部和地中海沿岸盛行了很久。不过，如今人们的思想已然转变。园艺师们依然用陶瓷盆罐装点花丛和花圃，但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神明。他们更倾向于希望比自己的祖先活得更久更好。于是，花朵被常绿灌木取代，如黄杨、月桂、柏树、紫杉。

阿多尼斯早就离开我们的花园，返回到地狱的火焰中了。我在此借用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几句话：

永别了，美丽的灵魂；
带给地狱这燃着火焰的吻；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永别了，亲爱的阿多尼斯神！

Alcázar (Les jardins de l')

塞维利亚王宫花园

一个人去看戏、听演唱会或参加庆祝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特别喜欢某个节目，会立马想到不在现场的亲朋好友，为他们感到遗憾：“我的姐姐和爸爸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有了这种想法，接下来他只能带着忧伤欣赏表演了。我不会在这种情形下为家人朋友感到忧伤，这未免有点儿小家子气；很多人无力去接触美，或是因自己的不幸而远离了美，我只为这种人而悲伤。美，就是生活、仁慈、从容和激情。

上文节选自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于1931年9月的一次讲话。听众是西班牙格拉纳达地区丰特瓦罗斯镇的居民。

我同意，只有分享才能带来幸福，但我不得不承认，独自

一人观赏花园更舒服。一个人在一棵老树的阴凉下读书或睡觉，或在天朗气清时享受水畔袭来的阵阵凉意，没有任何哪怕是善意的打扰，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这正是我在塞维利亚王宫花园感受到的。

我在一个清晨抵达塞维利亚，游览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对摩尔人的建筑赞叹不已。但很多商家的橱窗里张贴着醒目的布告，是关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斗牛表演。安达卢西亚人把斗牛当成一种艺术，对此我不敢苟同。

当时，城里的街道上全是黑压压的人，阳光照得人透不过气来。我必须逃离，而且要马上逃离。一进到塞维利亚王宫花园，我立刻变得愉悦起来。这是一片始建于11世纪、占地7公顷的宫殿群，豪华的皇家气派让人叹为观止。在参观完宫殿的众多附属建筑后，我在一个古朴的石凳上坐下，静静地观赏周围的景色。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花园从1530年开始规划，园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它保留了伊斯兰花园的主要特征，但植物栽种和植被覆盖密度则是18世纪英式花园之风。正是在18世纪，人们对花园进行了极为重要的改造。无论如何，此地妙不可言，空气中飘着橘子树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塞维利亚王宫花园有着自己的灵魂，园里的参天大树形成巨大的树荫，引人遐想。这一切怎能不令人想到花园主体的建造者彼得一世呢？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帝王被人叫作“残忍的彼得一世”；我们也无法忽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宫殿里有座建筑是专门纪念他的；还有查理五世，他把自己居住的一处宫

殿改成了哥特风格。这座建于市中心的花园隶属于王室，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今的西班牙王室依然喜欢在夏天来宫殿和花园避暑，徜徉在壮观的花园迷宫里。

安达卢西亚孕育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特别是画家，比如委拉斯开兹、牟利罗和毕加索。安达卢西亚附近的景色对文学的影响也颇大。在这个诞生了唐璜和卡门的地区，塞万提斯写出了他的名作《堂·吉珂德》。很多伟大的法国作家也从塞维利亚的风俗和魅力中汲取灵感，例如维克多·雨果、泰奥菲尔·戈蒂耶以及普罗斯佩·梅里美。

我知道，这个我坐了将近两小时的长凳上来过很多人，他们肯定同我一样，面对着珍贵的树木、茉莉花和九重葛浮想联翩。我又想到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写过的话：

花园是一种高尚的东西，是灵魂、宁静和颜色混合起来的锦砖。它守候着人们的心灵，能让心灵因感动而流泪。花园是万千宗教教义所具有的壮丽篇章。花园充满爱意地拥抱我们，也平静地承载忧伤。花园，是装着激情的神龛，是忏悔罪恶的宏伟教堂。花园里藏着宽容、爱和悠闲的灵魂空间。

尽管没有相关证据，但我相信，在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短暂人生的低谷期，他肯定在这些绝美的花园中找到了灵感、平静和安详。